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丁緯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

諸體文一

疏引

募建青門菴疏　袁宏道

凡山川要會處俗華好義則刹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棊置夫衣紈綉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與諸巾冠者遊見

圓頂而緇者則羣指曰楊墨既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與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業以訣時目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踝見僧乃不怒廹先伯修既以中秘里旋首倡性命之説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為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旨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沇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世為瓜渚里人渚中人士

習爲修雅將闢禪舍以客桑門余顏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穫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愼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募造準提閣疏　萬時華

萬歷初敕改廬山黃龍庵爲黃龍寺賜金佛像寺僧敬虛募閣以覆之時大中丞王公斗溟吏部余公映微先後倡而新之此上人之勤也今上人死矣廟旁有隙地

數武其徒幻修復為予言師在嘗用形家之説諆祀準提而閣於此今将踵而成焉予曰形家之言若何曰章門之水由此達于湖放于江萬里之流百折以至堤其委浪蜿蟺紆徐而後去之此鍾美之説也予曰此又子之勤也今子将以終中丞吏部之明徳踵師之志福邦之人人之聞而赴之者必衆而疾矣何以言之夫聖王之制祭祀黜淫祠秩常典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然後祀之此霈澤王所以丞嘗於兹土也祀典嚴於王者學士之所

講明有司之所慎重閭閻萬户據有形勢以辨災祥此皆非浮屠者之所有事也子之師一則成之不勸一則志之而若有待於其後人若夫準提佛母之號遍茲國土此誠浮屠者之所頂禮而事爾菩薩示方便法現大神咒經稱苾蒭人等若有持誦讀此咒能滿九十萬遍所有資具種種具足若十萬遍得見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夫福田利益雖非世尊如來密諦深微菩薩普度衆生功德弘深將在於是然則子持前說而告之邦之宰

官居士樂於形勢之利者聞而赴之已十之五矣持後說而告之邦之老稚男女樂於福田利益者聞而赴之當十之九矣況予日徘徊廟下見履舄之外蒼崖白浪宿鷺浮鷗明霞薄靄變化衽席倘閣成而滕王之棟歌舞西來隅岸江天鼓鐘在下此又騷人墨士所命侶嘯儔而不能去者吾知聞而赴之者之又廣而疾也嗟乎子之師能集浮屠之所不能事者以福邦人子能集浮屠之所必事者以終兩先生之明德踵師志而克成

之吾知霈澤之靈抑亦有以相子矣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一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諸體文二

雜著

啞娼志 楊維禎

啞娼者錢塘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歲終不言笑則𢈔喙露齗怒則嗌嗌云父母决其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唶曰予門籍娼娼以音為伎今乃啞

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麗中益警穎工鍼線能教以琶箏箜篌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塘聞啞娼名求見即大喜倍凡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舌敗人之家内讒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

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顧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聾啞不婀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得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婦為繼內數年為賈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啞娼受封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抱遺子曰予聞道

家書有緑霞女以塵心墮世為啞啞娼者亦隂仙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犯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讐孰愈啞娼耶

龍墳誌　史明古

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望巡撫都御史廣東李公臨縣詣學宫謁先師孔子禮畢進諸生問曰昔大禹治

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此土大獲龍骨爾諸生有知之者乎可詳考其事以為告僉以諉予予乃為之志曰龍墳在今秀水縣伏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有六七十里初有村甿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於蘇州南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為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何所得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曰未遠因急追及之

蓋是時有左璫琥李黄子者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户出入璫所欲以為竒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璫璫檄郡縣調夫船具畚鍤躬往掘之初入深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初尚儼然及見風隨化盡惟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艫獻於朝竊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勲戚不能得一銙直十餘金及是價為之頓賤秀水在當時猶為嘉興宣德間分為秀水令其田可六十畆許不可冀治而收穫倍於他

田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意當時已取盡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窟所而潛蜕其中歟然台諭有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黒龍以祭天之文不知出於何書歴攷吴越春秋吴郡志蘇州志無所經見不敢强爲之説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

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返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為籬已為牆凡再變矣家

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兹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

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常為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

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
年吾妻死室壞不脩其後二年余久卧病無聊乃使人
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吳越行窩志 薛章憲

湖南之衡山在洞庭上其岡巒之軒翔聳拔者凡為峯
七十二金陵之大江在鍾山下其川隩之停蓄演漾者
凡為陂三十六皆古之竒觀蓋山與水交相贊者也故

歷代侈之以誇於四方恒自恨生長遐僻動越數百千里徒心馳目想而已乃者揮手囂煩放情丘壑於吳越之區得勝處二焉在吳曰聚塢去城一舍而遠却負疊嶂前臨太湖與杭頡爭雄地產楊梅特佳形色味皆夐絶他所傾筐入市人望而知之爭售立盡輒得重賈湖中有山計其數與衡等昔人謂七十二朶青芙蓉是以作草閣臨之馮崖架广高出木末可隱几而指數也因命七十二峯閣在越曰横裏去城一舍而近衡六里有

奇縱二十里有奇綿亘迤邐多陂澤渠塘平陸纔十之二居氓植藕芡為生收其入反出禾麥上直亦再倍於平壤夏秋之交彌望皆織文繡段人人刺艇子出入其間扣舷鼓枻歌呼相荅不自意為人間世也築室三楹芡以生草塈之塗泥命為三十六陂館陂則當不止是而云然志舊好也歲之日居以課子姓出以事登陟大率略相半焉所謂七十二峯與三十六陂者則又平分之矣蘇長公嘗言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不如野翁

來往溪山間吾其得而兼之遂自稱浮休野人則自詫曰吾幸生太平之世身無病心無憂有菽粟以具饔飧有雞豚以供伏臘韋布陋矣聊以禦燠寒室廬隘矣聊以庇風雨行無所牽止無所尼任情率意委順逍遙貴歟賤歟壽歟殀歟付之造物者一不置肝膈間也各丐太僕李公先生題字揭之棟上以告來者使知盛世之民沐浴膏澤涵煦至化雖野人之愚亦能順時知命處困而亨鳥雲飛而魚川泳無不遂其生也衡門之木則

咸署曰浮休野人家信有侈心如登龍斷者無以自解云

翰墨林七吏 金寔 有序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眷遇得美名於搢紳間籍甚性嗜清玩蓄之頗富嘗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傳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吏極其辯以進於道意者辭庸視古之作者固未免有捧心之誚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久客闤闠心厭喧囂惟忪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絶境於焉逍遥滌濯煩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跫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眄睞以目升自賔階少叙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資於地匪穹於穹無松之盛非栢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棐几萬籖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少安無躁顧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沈爇蕙緩宫急羽髙畀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猗蘭飛佩

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絶響箏遂之耳未能得其惝恍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不得與托物設教啟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己負不可僨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勍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

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訟眛科蚪再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黄米蔡各自絶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窓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着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五色作繢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好尚蠭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别品第耽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扆適情游藝動合玄

理宣和纂録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食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濶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太樸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龐主人曰經緯天地轇轕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骫骳韓公倡唐衰敝特起歐蘇曾王

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藴淵媚珠呈走將潄其芳潤咀其華英寤寐於兹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虚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略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

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頫首請先羣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九攻 孫七政 有序

歲乙酉之九日自金陵抵家才三日即與君鎔浦子為婁東之行訪王長公午刻過克正許君家談少選

苦以酒餉我恨莫留至舟雨甚白衣不來徒詠悠然見南山矣更許燭滅共被談詩寢不能寐去因為雌黃今古九辯攻詩君鎔快之强著此語命曰九攻以九辯且九日作也他日詠黃花籬下插茱萸登高持杯時當思此落莫不忘雅淡即可共蟹螯侑酒大是樂事雖然詩之為道無論動天地感鬼神彬彬乎雅頌之音即閭巷歌謠莫非先王之澤之遺也僕於此道未窺一斑乃敢放言若斯蓋攻之云者將以攻已

之攻而非攻人之攻雖名託輸梯而實意存墨守者也夫是以剩舉瑕疵謝言精髓其詞曰

嘗謂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詩道亦然自三百篇以來猶一息耳獨資神理何俟多言而昧者莫覺遂至多歧故或有不根風旨剩獵聲華者則徒取壯麗為工莫窮玄適為勝雖貫珠聯璧窮山淵於紙上而龍飛鳳去斃星斗於毫端是謂炫詩聲實俱病而工逸兩妨者也或有安排聲偶敷陳事實情性絕無意調俱泯者則惟以形體

為似不知了悟為先此尤詩道之膏肓庸醫之無疾而俞扁之驚去也世之作者皓首迷途間有悟者則年光已去少壯莫追生平盡非大痛難割是謂形詩禍詩尤篤知音可悟世諦難言其他則有機深狐白而實才慙豹變故惟借美於江篇獵工於沈句而玄珠未得神彩索然此與目擊而道存神來而暗合者不可仝日而語是謂借詩又有雅詞古調非不燦然雜陳而以神韻本乏了不關情譬猶靚妝袨服雖同工於西子冶容逸態

竟殊妍於捧心可娃瞽工難逃具眼是謂妝詩曰借曰妝津梁最淺亦有為疾最微可取效於呼吸宜資神於養道者厥有漏詩亦名羸作何謂漏詩神理俱來風骨兼駿徒以沈照少理漏情於句字之間耳此則微之又微可取效於呼吸者也何謂羸詩流派本端思致尤苦祇以足劣神駒學虧半豹亦有才窮孔廟夢還錦江則遂之丰茸鮮媚之度故攻之則無疾療之則無方特資神於養道而已矣又有神情亦來彩艷具足非不稱佳

顧入門一别雅道遂乖則或亢而為肆或散而為野或似工而實巧或似駿而實佻或過奇而入於詭或駢博而陷於繁而若為澀為晦為瘦為寒諸家者不與焉葢彼體也而局於才者也此才也而恣於體者也故曰非獨才之罪也體裁之莫究而愈工愈失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是謂縱詩任其一偏而莫知取正求之今日此道方興又有好名而寡識者不思魏文不朽之名言徒憐惠子五車之快意千年萬世決於倚馬片時插架

盈囊盡是雕蟲餘蠹譽來庸目喪去良圖是謂鶩詩好名而名曰非者也不知東方與之問孰工一言與五車孰得詩有各體疾亦多方徵之則哲匠寧免甚之則下里恥言凡兹八者未能盡詩盡詩疾矣又有非疾可喻流毒詞林則以本非此中强作解事盡乖雅道尚謂名家是謂業詩雖性靈之難染恐佳氣之易干深有愧於著作之林諒不與於哲王之世矣嗟夫僕也童歲習詩窮年靡得格律未協聲病實多覩兹九疾敢綴一辭哉

重陽後一日書

讀絳州園池記戲為判　徐渭

絳記何由為人炙口昌黎偶爾夢鬼籠睛壯夫不為愧雕蟲小伎之逞文公所誚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軋茁刺刷枉誣盤誥詰曲聱牙鞣鞨非真空青是假難逃賈蕃眼雙鷄子精明苾硝八兩大黄半觔且瀉夜乂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煑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巖强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

朿之高閣毋乃大哿弄向孤琴庶幾別調判同賓戲傳之蓺林

擬盪平妖賊露布 鄭之玄

天啟二年十月某日具官臣某等謹已糾集諸將尅復鄒縣蕩平妖賊者臣竊以詩書德澤本足銷萬世之妖氛戈戟攙槍亦或闕上天之殺運以中國之民而叛中國斯罪不容誅用二東之力以畢二東斯田乃利熟魚不免於遊釜草無取於逆風恭惟皇帝陛下仁孝儀邦

聰明亶后日昃無逸之沖主河清有道之聖人屬國家內寧之憂是祖宗維難之緒彼肅慎之矢已貢行清緑海之波縱藺西之焰猶狂終殄箐林之怪何圖內地之反側妄因多事而覬覦妖賊徐鴻儒者么麽匹夫窮奇異醜自紅羅女倡亂之後為白蓮教中興之圖夜聚曉散之踪因緣而詭圖詭讖生天成佛之説浸假而為帝為王居然有混天掃地之名頓爾為改元署吏之舉蓋其徒已連於四五省而其謀且蓄於三十年豈徒富者

捐金錢以厚其資抑且愚者致性命而為之死初發難於郵鉅繼披猖於嶧鄒滕剡之間率無堅壘豐沛之地盡屬震鄰白骨如山郵騎驚而裹足青燐作火墟落燼而無煢盤踞誰何荼毒不恤猶復灾我夏鎮扼我河漕粲粲天儲横果梟獍之腹煌煌龍衮攫被豺狼之軀舳艫之尾相銜幾欲空之以野火陵京之喉何地併欲塞之以丸泥在昔青齊洊當饑饉神祖念其殺妻食子之慘活之填溝卧壑之餘斯豈非其遺生顧卒甘於反噬

豈及秋之刺宜爾曾久豢之犬不如臣等乃奉徼國靈恭致天討登壇以誓熊旗之將倚劍而鳩鶴膝之羣示以妖黨之無能戒以賊鋒之已大鸛鵞成陣共懷破竹之心蛇豕驚魂俄當壓卵之勢一麾於二夏店再敗之紀王城大都轉戰一百餘馘斬六七萬遂使峯山之石無恙闕里之門不驚陛下猶以蠢茲潢池誰非赤子彼愚而被誘鷹眼何有於尚存倘窮而來歸梟音豈終於勿革申命招撫曲示生全而怒螳之臂已窮困獸之思

猶闘當其始也力攻兗城禍幾危於魯王之邸及其終也死據鄒邑毒亢慘於孟子之鄉結死士五千餘人殺顧降三百餘衆惡更盈貫孽尤滔天臣等乃復鼓舞同仇激揚後勍築長圍以固其逸穴地道而墮其隍尅日進攻分地堵截衆皆晝號而請命賊乃夜縋而乞降臣謂罰固而觸共工之山本王法不赦渠魁倘致轅門之下則諸從可生於是十八元兇一時生得三萬餘衆並就撫安宣陛下如雨之慈致朝廷凝霜之典盖湯網開

前禽之路禹鼎攝神奸之形者矣臣叨分節鉞屬守封
疆綢繆不先銷弭無術令之肆九頭而張雄噬然後枯
萬骨以成戰功夫獨何心安所逃罪顧捐縻者五閱月
收復者數巖城境内徼丘羽書不騷於數省師中措餉
天帑敢乞乎一錢道路廓清鴻鴈集而至止井廬蕩盡
駐騕靜而無嗥業獻俘於闕庭行傳首於邉徼使塞上
之馬為之不嘶而溪峒之蠻因而折醜亦差足以紓神
人之憤而𢌞廟社之靈者也此皆上藉兩階仰憑一怒

故使鬼神效順防風立解於專車草木皆兵蚩尤能稽於涿鹿横草之功何有徒欲賡飲至之歌補牢之計未遲何敢無善後之策臣不勝踴躍惶仄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王諤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諸體文三

越車　方孝孺

越無車有游者得車于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輗折而轅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為車固若是效而為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為紿已不顧

及冦兵侵其境越卒敝車禦之車壊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道離之為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為性命之原仁義之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精大而正確乎其無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衆人之不知窒於學者之多岐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為道愿者以小慈為仁剛者以嚴刻為義能言者溺于言而不求于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自謂得聖人之全

而聖人之大全卒為天下裂譬之摧輈斷轂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茍執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為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為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為貴存之于心體之于身見之于事而著于言一以聖賢為師少有未至自視凛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恒以為憂則為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

姓之友子頵奉其縣大夫之命謁予山中將率儔輩從予以為學予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令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為道乎將以為進取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事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不之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頵之為善

學者笑也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況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顏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惟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為歸余雖魯且病固將以憲直子顏為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玉枕山詩話　張汝弼

成化壬寅九月既望石齋先生白沙陳獻章公甫應詔起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東海居士華亭張汝弼甫

欲用曹參禮蓋公故事欵留於周程吟風弄月臺上數月以受教石齋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度嶺又值積雨裴弗亟辦容與數日耳東海不能强石齋有詩曰玉枕山前逢使君西風吹破玉臺巾巾乃石齋自製類華陽巾直方而無襞積者東海邃邃斷斷論議或有戾於其道而云破此巾耶遂以一絶激之曰白沙村裏玉臺巾不耐風吹易染塵莫笑烏紗隨俗態宋廷章甫是何人石齋復以玉枕山詩曰一枕横秋碧玉新金鰲閣上

見嶙峋使君得此原無用責與江門打睡人跋曰東海居士詠玉臺巾侮我太甚口占玉枕山詩答之東海和答曰炎瘴多收一雨新獨看天柱聳嶙峋横秋玉枕真無用自是乾坤不睡人天柱峯亦安南之照山也故自依天柱以玉枕與石齋順其意耳而又作二絕云客囊羞澁客衣單却買南安玉枕山縱有枕頭那得睡雞聲催入紫宸班寄語江門打睡人而今天地正芳春覺來莫管閑花鳥須掃崑崙頂上塵又繼之一絕云青茸鋪

榻玉枕橫白雲為被天作帡東海先生睡不着日月當天正大明跋曰觀此則東海石齋大家不得睡而司馬公拍掌笑殺陳圖南呂蒙正亦起來打更而錢謬仔甘心奔走左右也謬下多一仔字因江西風俗而加也五代史可稽未幾適武選郎餘干蘇文簡由廣東使還具道石齋之師康齋吳與弼之端嚴剛峭勇於進道亦千載人物東海方悟極論康齋立心造道處世化俗之詳東海漫賦詩曰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

上見斯人葢不惟深喜得聞前輩名德有益持循且以謝玉臺巾詩之過玉枕山不必買當長揖白送矣文簡當為折中云

斥仙 祝允明

余答問仙者恒不盡其辭因激直以待扣大歸欲得有無宜為不一言以蔽之矣有而不可為也揚子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不為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釋氏曰寂滅為樂形滅性不滅也老子曰死而

不亡者壽皆無以不死為善由羲炎至于孔顔為聖賢在孔氏書者無一人脩仙如其言黄帝冲舉不知果否史故言帝崩冢且在非謂決必無即言仙帝道已盡身為聖人乃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之流其為人賢不肖不在書史吾安得知之由孔子後為者悉不聞其素高識士或言仙若嵇阮郭璞輩知不免世禍託云爾後多放之不誠為其它君臣士庶人誠為之悉愚不肖也雖有良士且為之是智中之愚賢中之不肖也道二君子

小人仙所為何有於天典民理益於身家國天下何一
心為君子之心何一事為君子之事是故天下誠不肖
之事二燒金者大盜也罪溢于蹠仙者賊也謂盜賊者
非獨人世盜賊天地之盜賊也又其事萬敗而一就就
者雖千萬歲猶莽操懿温裕劉廣楊雖帝王而盜賊也
即所謂鍾呂等在坐雲表笑九土亦糞土而已矣糞土
且益世其敗者即卓泚禄山暨黄巢等愚中復愚不肖
更不肖窮惡極禍乞為獸蟲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惑

之有

婚範　侯一元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揚湯止沸不如絶薪諒哉是言余生長於斯觀國之故男女之際何其謞也大都重女而論財有女者往往懸高價于人人趨之或捐恒産興諍辭絶行輩之恩而不顧子晳子南之事歳歳有之及女笄則主人廼始病矣於是乎傾家以奉其女良其袂庀其具費數十百于男男前有委禽之厚因心計其生息

視之固然不德也而女據所有則以驕男或先富後貧納其厚幣而嗇其裝則違言生而夫婦之道始苦矣且禮親迎以重女今重女者親迎非幸也女至則坐車門外為之揖已廼設帷帳坐女上坐而下為之拜余五六歲時習見之今稍衰矣拜交而女左揖尚如故也此不知其所由來矣夫浙固古東甌于越勾吳之地也不及被周公之禮而漸于蠻俗然哉其有果敢而殘賊者女生往往不舉婦人已免身視之女也即水之若漬草菅

然恬弗恠也今人有雞犬溺則惜之而溺其女曽不少
惜千金之家所舉女及二三以為多矣夫以其重女若
彼求之奉之其厚若此而不免殺之不得與雞狗為等
此有由然故諺有之曰盜不過五女之門以其空人之
財此哀痛之言也故女有不舉則女愈少女愈少則求
愈艱幣愈厚則奉之亦益厚奉女愈益厚則愈不舉女
因襲以然其無足異間者良有司患之誨諭紛若牖其
天性憲殺子之令使相收司以為懲復三女之家不事

以為勸然皆當身則行事已復然莫可奈何至乃禁其器服聽人篡取行一切之法而猶弗能禁也余每感朱篕之紛奢思示儉于豆肩劇山林之厚藏懷矯枉於引囊慨然喟曰夫以女為市無異賣僮烏孫之嫁不劇於此矣質人之女責其貨賄緣本規息負販之行不汙於此矣庸奴其夫傲其尊章則反脣相稽之俗不惡于是矣賊虐天性擠之溝壑則豺狼之戾不是酷矣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出爾反爾即彼我何利焉甚矣哉俗之溺

也余不敢以告人爰著令令子若孫焉令曰葢黄帝始知男女之禮而大備於成周禮經述焉昏事女盛服衣玄而裥纁其首飾髮也無金玉文繡之飾媵以女姪女弟而無僮奴男以玄纁幣皮為禮五兩為過非必盈也辭無不腆不主腆也及期陳鼎設饌而已用是知女氏先期張陳並後世流失之禮不足以汙周公令由奢入儉難于上天獨可隨俗為制同其流因移其源而塞之耳自今吾家娶女用一鴈二幣務如古制其當有臣妾

者男爲買之以先婚三月教之女氏欲飾女以金玉文繡者男具之以先笄三日遺女氏陳鼎設饌而無張陳親迎不能至其家則迎之塗女至門不可下車則無揖也吾家嫁女受人亦無過一鴈二幣女服無過玄衣若髮亦以先婚三月先笄三日受其有臣妾金玉文繡之遺者亡者勿責也自餘俗禮非古制費一金以上者並不得行議婚之初其以吾之話言對賓賓許幸也不許則勿諸幸許而不以吾範至勿受俾雅俗參用男女一

軌欲令不及禮者可相假貸而無患女之心其有贏餘欲厚其女者自以他日饋問不為制嗟乎吾後世女子其庶乎無横厞埶溺者哉夫婚禮辭命必曰有先人之禮吾子若孫而吾言之違者曰不孝其令來婦生無見饋沒無奠也尚敬聽之哉侯子既為婚範久之不出曰吾方遣女已而侯子遣女則猶令之俗也客曰何居侯子曰吾始者未獲以是語賓吾不得輒變焉葢自懲其初之弗豫云又曰吾聞賢者不避嫌夫有女而譏厚嫁

嫵也吾非賢能無避乎哉逌今吾之子人之女吾可以告之矣吾可以行吾之志矣

疑詩 王諷

嘗讀詩未嘗不疑詩者樂之章也夫子自衛反魯正樂雅頌各得其所洋洋乎盈耳者凡皆取其聲音之中和可比於樂有關于倫理可以養人之情性而使之思無邪焉者也淫亂之詩乃或間見于三百篇之中者豈夫子刪定之全詩哉既又見晦翁之註有曰言善以感發

人之善心言惡以懲創人之逸志有曰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有曰觀風俗之盛衰驗政治之得失則又未嘗不重其疑以為人心易私而難公道心難明而易昧示之以善詩猶未能朝夕咀嚼時有所感發而況以淫亂之詩而使之誦之是猶以衆楚而傅一齊也寧不滋人之逸志哉而望其有所懲創而能改也吾見亦希矣況詩既為樂之章則所以典樂以教冑子也當皆取其有關於倫理有比於律呂者瀆化亂倫之詩果可以比之

樂章乎若曰觀盛衰驗得失此則當時以聲音之道與政通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者然也若以為傳法無窮而將以養萬世喜怒哀樂未發之良心者當不必其美惡之具載也其殆出於秦人煨燼之餘民間傳誦記憶不皆三百篇之善者漢儒於是因掇其善者惡者妄以已見補足三百篇之數而晦翁遂緣襲其美惡具存之義以成其承訛踵誤之說乎然而不敢自信也偶見先輩論說所見亦同因識其疑如此或曰春秋備善惡昭勸

懲也詩獨不可乎曰春秋紀實之書也詩聖人比樂章養性情之書也紀事不可以不備比樂章養性情不可以不善或曰桑間濮上則既可樂矣昔有以篡弒不忠之詩示太子者則既可訓矣曰樂則樂矣夫子正樂雅頌得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者果為亡國之音乎夫子告顏淵欲放鄭聲恐其亂樂也此顧收之以入樂章乎教胄子以養性情也示之以篡弒之詩使之知所懲戒則亦欲人主觀尚書唐書之意也乃若比之律呂使之

朝夕諷詠耳聞而心受不自覺其氣質之漸入于中和者豈無綱常倫理之詩可以為訓而必以淫亂之詩乎况篡弑之詩見之者知惡淫亂之詩聞之者兾淫要又不可以例論也

黜詖　劉鳯

爰有鼓頰佞夫翩妍小子學未究於通方才未成乎一藝競焰浇浮豈類宛丘之蕩狎游朝夕妄希稷下之談嘯不逞之羣肆胷臆之見私為標置横相詆訶非子真

之懷古詎識人倫異郭象之懸河何能賞鑒加以不窺作者之門尚遠藩籬之下罔讀邯鄲之碑焉識顯陵之字輒欲較彼短長議其工拙亂紫渝朱凌黄玷白瑕纇流其口吻貝錦成于舌端或褒述過情寓抑揚于言外或銓流失次託諷刺于辭間或藉彼文雄因其品目勢成挾主意在憑陵誇飾無當方從泉注抉摘同異亦已蜎興致亮扶盛才翻爲塵點冲懷雅士徒遭毀敗斯元伯不甘于見夢許子因之而舉聲者也復有聆緒言于座

隅接清風於俄頃多其耳學謬稱暗解未弛負擔敢為宏論瑣茲賈豎特賜猖狂望餘暉而借光並順風而托勢亦情馳意惑目蕩心揺歆艷名華慕戀聲哲忘其駑下顛倒其間雖不足貽玷鈇于青蠅亦可為笑資於談兆也溺于風之相煽遂使呱呱黄口已濫觴於流俗番番小子厥匍匐而爭趨襁褓之内皆為童烏巫史之兒悉稱幼達視前人為蹊逕每空空而自喜附和之徒仰其鼻息待之舉火復為之欺父兄而取憐瞽庸愚而騰

價訛而益訛醉而復醉悲夫大吳以三讓始其風獨道隆其化言游誕其英華延陵表其廉退沉鑠斯盡陵遲逮今謂之何哉覆波方被而介人之搸獨申嘖議繁興而在握之珍彌曜龍劑寡而奪衆薰貞行微而掩玄素詠嘆之作焉能翳彼幽音知樂之倫方復揚斯孤奏千載之䰟尚申悲于王弼一時之論寧有恨于劉歆故知懷絶俗之見者不旁采於衆謀守獨是之説者不遍諮于道路必若飛響迅發逸調間起排黄雲而儷曲度幽

蘭以齊潔荆人見之而屢驚鄭客望焉而却走矣

教通贈劉師禹之勛西 熊過

蜀有劉子學者也將如勛西喟然謂熊子曰教之難也吾受牒於十日而九不獲吾心矜其不能乎子嘗試語吾來熊子為誦教通之言曰人之劑量也不可執乘于時東於教也溝中之斷木也發者榮之無取裁也工師邪許而舉之鐻之銷之附以青黃離離然天下之利器也是乘時之參决也鈌曽丹礬玄砥之生須也須之生

金也各以其數或幾千歲而一化若是其滋久也方人合以羣材正以匡國節以符貞屯以子申蒙以庚戌六十卦各以日為主不期年而金成物之速化是其稽凖也天以節而六氣生焉地以制而五運行焉其相為勝而奸于攴閼藏者血氣滯而神不麗矣疾醫眂其死生參商其動變鑱石毒熨搦腦揲荒爪幕浣腸蹶然起而復人也否之可傾此其大校彰明者也察其時而材之奉過者厚矣審其化發機在心闇明柔强資之可以有

道矣通其可以傾制之故得其環樞而應之無方矣雖然吾思之兢兢然不釋于中亦君子之心何也將其始也吾有雄成之心其求之也飄乎其浮氣也而昧其難乎嘗試語子青烏氏之記有胎教其生也梧柳桑棗以為弧雞狗牛羊豕以為牲中四方以為射示之事也命之曰養正之教令輸將日埻袺襭以須箕倨抱餔委地去之如遺土也捎背而祝之曰勿哇呱呱逐毋啐詈以趣又奚暇徐教之為以古為軌今有乎無也其壯也五

物之地辨以土會五物者民之常也而以施教焉命之曰厚生之教今或流徙無託老而帶索奉腹以餓氣餒膚鑠鷙鷙者攻剽誦詩者探其含珠以自活與乎其喜也果乎充其體也肆乎其流而不知止也以古爲軌今有乎無也今其爲教也風旁行而偷渝又將趣之上苟以身文下提空名以饗之青衿逢掖委蛇于塗揖而詡然曰吾能教以爲教若此而已嘻其欺也毋亦謂人之盡亡其知哉古者蓋世刑措而家可封今有乎無也故

今之教國無檢焉而係乎師師乎師乎端本以先之明禮義以導之或推之或招之刑就心和而無爲尅核而無爲詬厲主誼而謀利毋瀆于經以亂天常是教之則先師之所營也知命之所糾合而仲尼所不倦也此所謂救其末流化原之不可斳得而思其次也勛之志曰錫義之衡日不自持風之發也其相遭也挺然而已矣其靈之所融與其精之所結其昌于物也了了然特異而况散于人者乎子之勛也期年而覩子之化

非墨篇　郝敬

予杜門十有八年庚申辛酉之歲逢適予適妻之喪客有叩門而弔予者予謝不納客問曰喪而不弔禮乎予曰喪而弔禮也弔而主人不受不可謂非禮也有說乎曰有夫世有今古而人情異禮有報施而往來異事有吉凶而哀樂異審斯三者然後行禮禮云知死者哀知生者弔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而已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況予有齊期之慘子儼然辱臨是禮也而于予心

有戚戚焉葢昔者吾有先子之喪而人莫予弔也先子
登賢科二十載孔多兄弟一官落拓五十考終豈其畏
壓溺也者而獨一先生素車白馬而來豈無他人惟是
牛馬走傫然三孱不滿一隅而誰予問距今四十年往
矣少不如人老何能為先子人不遑恤况吾妻孥敢徼
非望之榮望而不獲滋辱不如寢也予所以卜諸人情
而不敢受者也吾聞之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已
不往而責人來人之愛禮誰不如我我離羣而索居久

矣歲時伏臘三黨之不虞素乏殷勤今也不幸至于大故而望人之憐我不可得已前乎此者施而不先後乎此者受而不報不施不報何以明禮予所以酌之往來而不敢受者也夫禮由人心生心有哀樂則禮有吉凶故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飲食餽養所以為吉也衰麻哭泣所以為凶也有哭泣之事者人為凶人服為凶服家為凶門夫斯徒跣隕越于苫塊之間水漿不入口以成為凶也今世俗横曰主人凶賓則吉也不可以其凶

凶人之吉於是投杖而擁篲解麻而割牲掃殯宮而陳饋釋飦粥而調羮男女老少盡室奔走舍哭泣之哀而徼逐酒食謚玄黄擬金鼓樂我嘉賓曰不醉無歸則是主人借親喪夤緣納交而賓朋因送死期會醵飲輿臺未饜醉飽生端如竇嬰灌夫所以得罪於田蚡者求榮反辱事之難測有固然者矣是以符偉明妻死無殯人助之不受曰唯妻子可以行吾志故始吾妻子之喪請典客子曰已之從衆吾力不能縱吾力能吾心不欲也

吾心欲而禮不可也禮如可也雖不能不欲焉得今世俗不畏禮而但畏人言人之言曰我愛其財而託于非禮也夫惟非禮故託吾寧避託而甘於非禮乎寧不為非禮而甘於託也此予所以辨於吉凶之數而尤不敢受者也客曰然則古之人何為而弔人之喪乎曰古之君子視人喪由己喪聞人哭己亦哭見人擗踊己亦擗踊惟其憂人之憂是以弔人之喪今之君子人哭而已熙人擗踊而已歌舞是以登哭泣之堂而稱觴過倚廬

之門而大嚼笑棘人之欒欒樂凶事之總總嗟夫既燕且喜奚取哀死既醉既飽胡為號咷為市為利為誰隕淚問多問寡其弔也假此古之弔所以為弔而今之弔所以為不弔也客曰子亦不弔人乎何言之過也曰吾自有先子之戚而終身不敢弔人矣無已則一問不淑即退嘗三仕為令矣凡民有喪亦一問不淑即退賓不及席主人亦不設賓席主不侑幣賓亦不受主人幣惟是則主不慁賓賓亦不慁主寧戚以致哀而行簡以從

儉斯貴爲弔也今之爲賓者有弔生之名而無哀死之心今之爲主者有好客之名而無居喪之禮寒門下户鬻產稱貸以充盤飧内不稱其家外求稱其客内既苦於死喪外又苦于惡賓譬之極焚益薪浚井投石非有深怨何至于此客于是忿然作色曰子之道墨道也子曰否自吾有妻子之喪朝哭吾妻而夕哭吾子附身附棺於何不盡而吾墨也乎哉墨無服而吾無服也乎哉墨桐棺而吾桐棺也乎哉惟是臨喪不哀吾何以觀子

嫁言于墨則是薄者為厚厚者為薄子不學孔而謂吾學墨異乎吾所聞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於是日哭則不歌季武子之喪曾點倚戶而歌人雖不才死矣又何歌若曾點孔子之所謂狂也吾懼夫人之倚戶而歌也是以請辭客遂去意雖不懌而竟無以復予因述以諗同志明吾非墨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三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諸體文四

優喻示兒姪 耿定向

余往遊京國于讌會中見優人之扮古王公大人為戲者其謦欬色笑揖讓周旋多儼然似之且其謳音清越優柔所以形寫古昔之悲歡慨慕以為忠節孝義狀者亦足興矣緣彼多出大方居都會之日久其于朝貴薦

紳習耳而目之者稔也比見吾里河口柳港之優亦嘗被冠服飾鬚髯束塗西抹扮古王公大人狀也者乃其啟口舉止動露村俗令人厭觀而謳聲之叫噪囂喧既厲且麤殆若村婦詛雞者然余甚不欲耳之乃甿隷市兒環擁而聚觀者如堵嘖嘖賞欣焉葢荒陬僻邑局于所見然耳余因重太息焉惟輓近業舉為時義大都託為孔孟口語摸演為文字視優之扮古王公大人狀貌為戲以取世歡笑者何異耶顧前輩之為時義也類本

據傳註紬繹儒先之奥論粹言抒而為文雖于孔孟精
緼未必能發乃其緒言意指庶不甚悖繆而詞亦雅馴
不刺人目擬之優殆亦京國大方之優與近里中後生
視先儒傳註易通西銘正蒙諸書為腐陳而芻狗之遞
相承傳一種陋習或戕賊史漢之文剽抉其單辭隻字
以為古或漁獵貝葉之梵語以為新義不相蒙意不能
解弗論也又或剿襲先正之語録綴拾俗士之俚談使
用助字不辨疑决漫用哉字以為雄壯者可訝矣試與

論之彼為詩者效唐音而引用宋事擬古選而參和律什斯為無當齊居而楚語蜀産而吳音自難相通陳君前臨民上而恣為方言可乎不可令以遷固之口頫代為孔孟出話人品殊調神情自是不倫以西竺侏儷宣語孟之彝訓非重譯其何能解且非聖之書制禁孔嚴向人談話與臨文修詞原自不侔漫然無別何舛哉余取譬之河口柳港優蓋悲其見趣之不廣也然往往如此見售者不少是則幸遇山林之甿隷下邑之市兒也

彼其見趣亦可知也嗟嗟人材之盛衰世道之隆汙實係之此識者能無于邑乎哉昔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滌六朝之陋葢寧受人非唾而不屑傚時好矣振古豪傑士故如此噫嘻孔孟亦人耳吾黨遭逢明盛服習功令誦法孔孟矣第令能言其言以取世資而不能實明其學心其心非夫也乃隨世妍媸以爲趨尚是則矮人觀場隨人悲笑者豈不重可恥哉而曹省諸

喻詖 耿定向

經初機作觧侈譚要耶里中宋人之矜穫麥也躬行醇德言述孔教方叔子之籍承世業也不省微言斥爲異教西吳母之詫青衿也誦法孔孟晚羨禪宗東吳生遊而猖狂也離形歸寂漫曰上乘朱堪輿之卜宅兆也顓蒙未啟自負得悟王學究之談地理也身墮欲境浮慕玄旨萬庠士之手披傳習録也色厲内荏抗顔師人其之見易于季子也經　傳里中宋人者微而驟饒方叔子則富厚累世矣宋人一歳穫麥數十斛偶侍叔子飲

叔子曰聞子夏穫多然乎宋人蹶起揚揚曰得天幸甚時倉廂頗盈也叔子爲一莞爾傳一　方叔子家田半邑陌歲穫視宋人不啻幾倍蓰乃叔子故席承世業按籍而收享之其播種收穫之辛叔子未之知也傳二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異服哉嗟而貧纔不足於藍故綴以青斂奈何不浼吾取足耶葢不識青衿爲時制服也傳三　東吳氏名家也國初膴仕雲仍簪纓世

濟其後凌替衣冠乏絕者屢世頃督學使者推念名世之孕假生以衿佩令奉祠祀生一旦倘然得衿佩喜溢而癲服其衿佩徧謁諸神祠閭閈姻隣望望然家到而户造焉里人僉為姍笑識者為嗟嘆云傳四　堪輿朱者卜兆執泥天星山川之形勢勿論也自卜一兆葬其親謂於天星叶吉後當興盛既葬而妻殞子殤或說之朱曰是故然據圖讖此兆先凶後吉𢹂亡七命乃發也朱不思身并所屬僅僅六人耳兆後即吉庇廕者疇其

當之朱氏今竟燬云傳五　學究王子博雅篤行人也嘗自恨生平博學俱無所入惟是形家言賴天所啟而大得悟云其實未窺一斑也進士周元孚旁通此家言蓋加王君數等者夙甚自負聞王子言憮然自失曰吾往謂于此有悟矣今王君亦云有悟乃若此若吾之悟亦如王君之悟不大悞耶傳六　庠士萬姓者往樂與同志遊嘗受陽明傳習録沾沾誦不輟一日往下里督取子母錢課筭之暇猶時時手披誦焉同志相嘲謂清中濁

云傳七 季子自幼失明而性挑達先中憲令就傅傅初以威嚴臨之季子敬憚而肅然雅飭坐立如禮傅內故多慾倏有遠方人至服貴陽襪者傅見而垂涎之攘臂爭取焉季子忽大噱曰嘻師乎師乎如是人爾後即數施夏楚勿率也傳八

盲喻 耿定向

昔有孺子自襁褓盲者隨人嬉曝于春園中聞人言天有日亟歸問諸父兄曰日何形其父兄曰圓也又問曰

圓何似父兄無以應第取鏡示之孺子執而旋揣焉乃解復問曰日何色父兄謂之曰赤也又問曰赤何似父兄無以應孺子顧問不已其父兄展轉念慮百計求所以譬曉之而不得也孺子竟惘然夫余學夙主修行云云者猶辨日之形也雖心無所見而古先聖哲遺有成規猶得模擬而冥行爾矣若所謂道猶辨日之色也斯心之盲也久矣即有道者披裂腸腹多方曉告顧安能頓開錮迷而令即覩天日也余自束髮與朋友矢志以

盡倫修行為學既壯遊四方聞先生長者言學貴聞道始爽然自失矣乃作盲喻以自省云

浦喻　陸深

陸子生於海瀕而家於黃浦之上浦故松江别流江湮而浦代志曰楚時春申君黃歇所鑿因姓其氏壯遊四方適吳覩五湖具區壯渡大江逾于河達于呂梁然後知水之為理也海水際天浦水朝潮夕汐盈縮吞吐滙為汀洲帶以百里湖水汪洋渟泓萬頃一色漫流四溢

而不見其涘也江水夾以連山源遠流盛蛟龍黿鼉變怪百出而獨力東注河與江埒而源益遠流益盛濁悍若怒呂梁水搏山而行崖石鎖齾濺沫崩濤鍧盪出聲是故海至大也湖至澄也江至深也河至長也呂梁至奇也彼曰浦者大不能海澄不能湖深不能江長不能河奇不能呂梁奚取焉雖然被之以長風則驚濤雲奔亦似海天開浪恬其出無窮又似湖獨流勇赴似江與河至於潮頭秋壯排空倒嶽雖呂梁或不能及嗚呼水

之觀盡於是矣余性好水常慕遠者大者奇者深且長者及東出海自北而歸復返浦上之舊廬歎曰天下有本同而末異者玆物是也又聞龍門砥柱瞿塘灩澦洞庭皆極天下之偉觀皆未及到今而後知到焉亦一覽而已也是故忽於近者非知遠者也易於小者非圖大者也作浦喻

蜂蝶喻客 潘墳

世有爲炎凉之説者予竊怪之聞之古或書門謝客或

作詩問客或有白髮公道之譏或有春風不世情之誚何其淺也昔田甞之客喻以市肆矣曰事固然也廉頗之客曉以市道矣曰勢使然也而人猶不悟何曰二客亦淺之乎其為言也請以蜂蝶喻時當春夏遊蜂舞蝶管領百花慕色香而趨赴視開落為聚散葢時之所驅氣之所使情之所動性之所為天也而非我也乃若桃杏既敗嗔其赴牡丹之家酴醿菡萏已當令矣而芍藥委地猶數其叛揆之於理殊為不近人情又若當此花

時孤松挺秀脩篁標節佳則佳矣然而無香可餐有色
可辟政不免取百花之笑而乃敢反唇於蜂蝶乎至若
秋菊冬梅色香殊絕遠紛華甘寂寞蜂蝶不知也如或
知爾則又霜嵓雪嶺清氣逼人恐亦不能近此陶元亮
所以慕素心之人而林逋獨棲遲于孤山下也然則君
子將與百花爭榮乎將於松竹比迹乎抑將含貞抱璞
與梅菊共歲寒為三友乎是故知蜂蝶則知天道矣知
天道則知自處矣惡用是紛紛為也

永慶宮偶書淨業堂壁 何遷

庚戌三月吉陽子遊於永慶之宮有墩隆然在宮之右吉陽子顧而樂之僧曰此謝公墩也吉陽子曰彼臨川公所謂不應謝姓者其殆斯墩也乎哉方公之有意乎斯墩也而為此詩特一嘲謔之豪談耳然以其玩情之深徘徊焉與山川風物相引發而不可去故其攬而有之也若有繫㤼往來相為無窮之意至不能禁而發之詩雖使數百載後好事者得以忿奪之嫌窺其中而不

以為卿若曰斯吾貪而非欲也豈以造物者本無盡藏而其所攬而有也非其有主者耶今也山川風物乃予又將有取焉以托予脩然一日之適然則公所欲攬而有以之必為王而不為謝者烏在其無盡藏而用之不可竭也已而僧請次其詩且曰公樂矣請以是紀之吉陽子乃嘆而作曰噫嘻余何以詩為哉夫以臨川公之賢既不能攬而有之於爾我名稱之際而予乃復欲取而托之於詩歌紀載之餘汝且謂無盡藏者果可以耳

目遇而得也乎夫天地之化無聲無色茍與之脩然而適則雖吾耳目之常吾且不知其為吾而何有於斯墩也汝休矣且予不能詩矣予既覆於僧乃取公詩戲易一字授之僧使誦之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妨墩姓尚隨公誦已揭之淨業堂中三歎而後去

庭語 何遷

禮云孝子有深愛者必有遠慕至哉慕之不可已也而

五十而慕者惟舜蓋難之矣無他人之情有所移則有忘也忘則奚慕由五十而上至於期頤愈遠則愈忘乃有誦劬勞之詩生日不能爲樂者此其情之至有感焉于心而不可已者哉擴而充之人可舜矣于是知孟氏之稱堯舜不我欺也夫子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其喜也蓋其懼也此與人子言者也夫既有懼心矣而暇爲樂乎子養志者也親之志于樂也而盡客之觴其顔有酡子順焉以娱其親喜可知也禮之所許也親有劬勞

之感而子不知懼乃務競其紛華以觀美於俗閭巷之曲謹者稱之曰禮是以其親市也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君子所恥莫甚於今之壽文矣卮言滿壁蔓而無當亦奚以為而且曰是足以榮吾親匪誣則惑也憶昔西越龍溪子以新建之學鳴者也余新安人篤信其鄉者也乃龍谿子不余鄙余自浙歸杜扉西郊而龍谿子儼然扣焉余驚焉曰先生年高矣奚為遠遊乃幸見臨龍谿子曰初度之辰無如長者轍何俗云避生非

狗俗也以避客也當是時龍谿子為客余主人也主人知敬客而已而心竊疑曰大耋之年客可謝也何客也而避之千里越二十年余乃如其年矣聞宗黨好我者相與議曰七十古稀鮮不稱壽公在郥陽道阻且長越境而慶公則有命今又十年林泉之遊物外之懽公必不拒矣余心念之無論劬勞之感不可已也即賓至且有頌有祝其辭洋洋余惡敢當惡能默揖而升者三讓而坐者再周旋有儀迺可觀也余瞠乎後惡能偕夫儼

然冕衣裳而臨我者非所事則所友也一出一入入有迎出有送繹如也雖匆亟拜身惡能不僊于時日南至北户墐矣柯檠知風瓶水知寒而余以衰白當之惡可云智于是知龍谿子之避非過也余不能如龍谿子之遠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藜杖所之惡從跡我乃命兒輩謹應門焉毋役而翁矣昔茅氏以牲奉親而蔬對客有道者稱賢焉此貧士之禮也余從大夫後久矣過我者惡敢慢上客在堂所以奉客者如所以奉我者再倍

之乃及真率之約如約而止毋或踰也使我不信于我友也僕痡馬瘏青芻白飯必勤察之毋使有飢色于吾廡間東郭氏所謂貽口實于吾邑里也不可以不戒里之俗慶有日日之旬者再賓且稀矣青陽近矣二三君子從我者且有意乎蔣氏之徑杜子之航山之曲江之汜一觴一詠情可岸几可隱也何主何賓可醉可醒此余之得意時也嚮者之避非避客也避喧也兒輩其往敬謝庶無予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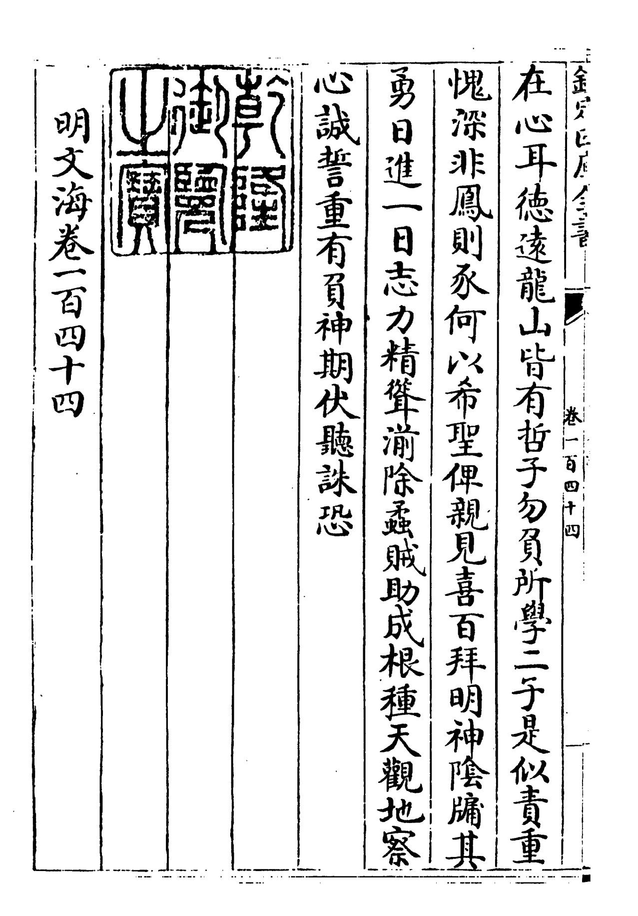
責志懺　蔣德璟

萬歷四十三年月日某某謹以清酒名香獻懺心神之前璟少也知學科第而已不知有聖賢之學也即知之以為聖賢去人自邇不待學而反以學者為僞嗟乎久矣其身之不肖也禀弱性浮易誘難專讀蘇子見其天韻生動因欲學蘇子讀韓子又欲學韓子以為氣勁而節峻雄奇獨出誠能至于是焉亦足矣及再讀陽明子而始知我性命之所在也聖人之可學也愆累之多悲

恨之至而求一出脫之也嗟乎余之志不亦雜乎余之
學不亦晚乎陽明子往矣學無明師其誰相予予竟得
為聖人乎陽明子初以立志教繼以立誠教最後以致
良知為教夫待陽明子而興者凡民也而遂不興者愚
不肖也陽明子之言具在非明師乎過時之學非人一
己百未之敢望而猶作輟焉可不大哀乎猶恐見其言
而慕不見而忘靜追而憤且訟也交事接人而其宿業
鈍根不呼復出故剖盡腸胃以誓於明神之前而使之

不敢自欺且以欺神其辭曰道晦學誤人放其心有言
性命目為腐憨及至阿鼻既慄且懃始知賢聖立教淑
人亦以自淑證位高真余幼癖顛恃才妄作狂踈狷刻
剛直自若師友不非多疢寡樂業障萬端以罪為樂氣
退心慈愁悔激作拔根不猛沈迷如昨推鞫釁芽由志
墮落所以良知明滅相搏既雜復惰心徒焚灼稟告神
明自今以始盡洗瘡瘢祼浴慧水醫狂以謙梏躁以止
逐狷以寬因刻以恥功行默施勿干福祉父有詔言長

在心耳德逺龍山皆有哲子匆負所學二子是似責重
愧深非鳳則豕何以希聖俾親見喜百拜明神陰牖其
勇日進一日志力精聳湔除蟊賊助成根種天觀地察
心誠誓重有負神期伏聽誅恐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至一百四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王謌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諸體文五

齊大夫之諼 王肎東

齊有大夫摘退而耕于野者數年矣一日謀仕進賄王之左右使譽之於王左右曰今王議伐楚吾將言子太公閑於六韜風后握奇經及天時地利取威定霸出奇制勝之書欲使子為將以伐楚何如大夫曰諾

於是齊王信之遣使者賜大夫環大夫懼伐楚之難也入朝王乃言牛山之事曰牛山齊之鎮也此牛羊斤斧相尋材木盡矣臣聞居之一歲樹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為故國必有喬木而牛羊濯濯若是臣竊恥之臣益少而好植種之術臣願使臣為司藝之官為王圖而後伐楚何如於是舉為司藝之官俾戍牛山之喬木同列竊議之曰大夫以伐楚進乃首陳種木之說且喬木必百年成也何其圖所難耶何大

夫之愚也北谷老人聞而笑曰夫喬木難矣猶無患於伐楚牛山之木未成而伐楚之役息矣彼徒以種木博司藝之官耳木之成弗成何計也且子謂大夫愚耶彼直以喬木避伐楚也甚矣大夫之諼也嗚呼使桓公管仲而尚在大夫之諼何行乎然世猶有以人命爲喬木以自便其圖者齊大夫猶善諼哉

觀眞 顧彦夫

有趙生者善寫眞以予知彼之善於眞也寫予貌以贈

予初不知其為予也問曰斯貌也陋甚矣吾未知其為誰也生笑而不言復取他人之真以示予曰此某也此某也生曰他人之貌則識之已之貌則不識子之目亦難乎其為目矣予因取鑑以鑑且與斯真比焉眉目予也面色予也精神體態亦予也然後知已之不明而為生謝焉繼而嘆曰古之君子每以知人為難以予觀之亦知已之難乎故曹操自以為文王殷浩自以為張良八闕十六子自以為伊周管葛卒無所忌憚為天下後

世笑彼或大言以欺人其心未必誠然也今之人平居議論其也賢其也不肖不啻若辨蒼素至於已則皆若予之觀真也予懼焉遂書此以自警又以表予之不明也

字約　楊循吉

古者男子之生名而已矣夏殷之時雖王公大人亦以名稱於天下迨周文簪始制字與謚字以尊其生謚以尊其死也當朋友相謂則以字君則名父母則名師則

名其長者則名不名者則必稱字凡名之者則以臣僕子弟弟子待之也下之非臣僕子弟弟子上之非君父母師長者生於其間適等齒肩而輩儕然後有字行焉然則字之稱也亦不卑矣天下之卑者莫若臣僕子弟弟子然也臣僕子弟弟子之呼於其上者名也與我等者不待吾以臣僕子弟弟子之禮則已足矣而更何求焉為人兄則人呼以兄矣為人師則人呼以師矣為人長則人呼以長矣不為兄與師長者而又責人無待以臣

僕子弟弟子之禮則將奚呼然則舍字無呼焉字者蓋同輩之所為相尊者也非泛泛焉直加名一等而已也自漢以來士大夫皆稱字猶近古至近代始不敢稱字不敢稱於前輩長者猶有說也加之四五年不敢呼其字少之四五年亦不敢呼其字與之同年者亦兩皆不呼字字遂廢矣少者呼於長者曰尊兄長者答之亦曰尊兄或相呼曰先生不知先生尊兄之不可以漫呼也夫非所呼而呼之豈非有意於尊之歟夫尊之是則受

者安尊之非則受者不安舉不安之稱而加諸非可受之人此謂尊之者如此耶是之謂以無禮待人以無禮待人者君子不受也故君子之欲尊其人則莫若揆諸禮而已矣禮有可尊有可卑有可以相敵者惟視禮而行之其人尊待以卑則怨其人卑待以尊則褻其人相敵雜待以尊卑之禮不為諂則為傲故君子不敢取怨冒褻而為諂與傲也吾今為此約願吾之友自相稱字留尊兄先生以稱長者勿以稱吾輩有不然者請勿罪

庶幾乎其近禮也哉

人耕　趙統

稼穡艱難非惟士大夫不知雖鄙夫婦亦不自知周公豳風盖亦知其大概矣成王何足以知之知之何益雖后稷亦不盡知也老農主耕耕必以牛想當時亦必或有驢耕馬耕後世乃有駞耕駞韵書犎也邊畜也史無名傳今邊地始多有之驢古傳無文不知何自後又有划車耕機也後又有人耕其法用三人一杠杠中依於犂

一人柄後一人揭前又一人别繩牽牛轅大抵窮而通
牛之變平生讀書所未見聞不知他小説前人詩文集
有及之者乎故特别為人耕詩以見鄙夫婦之不自知
其不牛也子柄而母拽婦牽而翁把以相尋於一耒耜
之上而吏隸守令之因其愚也者而日尋鞭朴以使若
肩穿胸胝臀背指踝之創折日夜流血也以營一日之
富貴以日巧行旁刺以過掩其終身之功名人人得而
知之夫士大夫固亦人子也市井草莽不外四民故獨

望於士人焉君門萬里咫尺耳易達也貴人不言驅賊

大夫而入鬼門噫盡矣夫後人或有見此人耕之說者

幸勿誚我之鄙夫不識大體嗟乎天下之大體根於小

節

擊壤亭請記狀 吳廷翰

席老師者本陶唐擊壤野人堯尊而為老師也史逸其

姓今襄陵之東名席村距縣二十五里相傳為所居地

而云其姓席則不可考但擊壤而歌云云實其處也夫

帝道廣大莫可名言觀老師所詠雖孔孟賛堯無以加心游帝宇胸次無涯粹含天真神與道貂宜堯聞而亟尊禮之而不知其出于田野之口也夫以田野數言而能盡上古聖人神化之妙則亦聖人之儔也某嘗齋心寤寐莫覩其盛而思一見其遺跡乃訪而得舊祠則已蕪沒僅存斷礎然亦為風雨剥蝕漫不可辨而詢其里人則尚有垂白數人稱為遺孫雖其世代邈不可遡而其事則賴以存故因祠而拓之以明厥里然風聲所樹

匪名弗彰故又特構一亭名為擊壤使後世知先民之事並立石以紀星歲耳若夫遠詰皇世以探邃古之秘上窺帝德以燭神化之情非有大人立言不可敢請執事一抽玄思爰述至文載之斯亭與歌不朽則老師之心尚有可想而堯德之盛益不可名矣斯民幸甚斯世幸甚

市愚　王格

有稱無懷氏之世業愚而盡其術者號于市而求售焉

王子聞之使弟子駃生往觀之且召焉其人與俱來攜其黨蚩蚩丈人以從俾與平價王子睨其貌樸然悃愊信類有得者與之言喑焉俱無酬其交易高下之目亦不得而覘也竊恠焉然心貪其名弗能捨已則悉其家之貨錢布米鹽之屬程以無權之衡概以既剖之斗橑籌而起進愚者而與之從事焉其人喜發槖倒囊出所有畢陳於王子之前輪輪囷囷態態別狀分王子雖素號知愚駭弗能名也姑録其淺淺者則有若抱甕而灌若

折腰而遁若負石而沉若集木而槁若避盥而移犢若疾響而捐瓢若伐檀于河干若洩尾於塗中若奮錘于大行之巔若委羽於滄海之津例是以往皆世之所謂顓蒙寡策而一切機變之巧無以涵乎其中王子啞然以為奇貨也唯恐失之而其人又能廉取予齊贏絀其與王子互一聽蚩蚩丈人所議略計直而已殊不似市井日中者之為既罷王子將卷而懷之矣而王子有戇子數人倉皇從舍中出若驚若怒競前而譁曰大人誤

矣夫凡所謂市易者為其有補於不足也今斯人之物皆蒙輩之所素諳與愚谷之所素蓄而又有出乎下者大人不愛重貲以取之于大人之身無所加益直贅焉耳其弗亦甚左歟王子曰嘻汝來夫余以不知稱於世而其歆然未至也方集衆長以成其能則凡有意於我者雖什得一焉猶將不吝千金以購之况班班若是邪而汝顧為之角其有無評其良否拒人于千里之外而無以入乎至德之閫不足為愚者予矣叱使速去寶其

技而日與之周旋于是王子之愚益進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五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諸體文六

五死篇 闕名

人有五死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死紀信欒布之死聶政之死屈平之死乃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臨陣而死其次不屈而死臨陣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敵之進同乎季路不屈而死義也未免有制于人之恨同乎雎

陽雖曰次之其實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則為盡忠被讒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漢之鼂錯是也是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則為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是矣是為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雖又次于前兩者然既忠于君矣雖死有榮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萬世之榮名矣雖死何傷乎故智者欲審處死不可不選擇于五者之間也縱有優劣均為善死若夫病卧牀榻之間徘徊妻孥之側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非死所矣豈丈夫之所甘死乎雖然猶勝于臨終扶病歌詩杖策辭別自以謂不怖死無顧戀者益在世俗觀之未免誇之為美談呼之為考終然其好名說謊反不如庸夫俗子之為順受其正自然而死也等死於牖下耳何以見其節又何以見其烈而徒務此虛聲為耶丈夫之生原非無故而生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則其死也必有所為未有岑岑寂寂卧病床褥間扶柩推輦埋于北邙之下然後為得所

死矣蒼梧殯虞會稽尸夏聖帝明王亦必由之何況人士
歟第予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夫如此而死既
已不可得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為然則將何以
死乎計惟有做些小買賣耳大買賣如公孫杵臼聶政者既不見
買主來到則豈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間乎且吾已離鄉井捐童
僕直來求買主於此耳夫此間既無知己無知己又何死也大買
賣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漢子無所洩怒既無知己可死吾將死
於不知己者以洩怒也謹書此以告諸貌稱相知者

提琴　潘景升

雲間馮大行使周府王餽樂器一具攜以歸訖客未見中有二絃而龍其角絲自口中出魚皮腹木背榦則花梨而象飾之麗以弓而縶其絃若為之挾者衆眯其名馮笑曰此名提琴顧無能㨾耳因延楊仲修賞焉仲修者妻之審音者也抑按沉思手弓若有會然苦其音弗亮也曰吾將亮之足令入細矣於是易龍角以檀為之軫易魚腹以桐榦以篠而直其絃絃半縚顧無為之背桊有飲瓢椰也合之中式製遂成而

試操之音中宫商乃律以小令度曲其聲鏘鏘璆璆若戛金玉仲修喜曰亮矣吾循其細聽微而弗熒指揵而弗滯理于棼而弗紊也持以協管管調以引簫簫呢以和肉則融融然邀魏梁甫之徒相與合奏於洞庭之波風泠泠生縹緲而雲冉冉繞四飛之間一郡之人皆醉三月而不能醒也洞庭君聞之而嘆曰是音也非人間之所習聞盍以饗帝而樂神乎新安之上玄帝棲真之所而軒轅氏之所乘游也盍往質之既至浹旬而咸池之樂始備西震於靈

巖披及鸞生生㖙然長嘯莫知其解斯爲帝之縣解與

三絃　潘景升

周樂器設播鼗職業所及制用絲結爲繩如貫珠垂雙耳搖之還擊其面以成音協於鼉鼓之節自周失職武入於漢至秦末改此器引絲而長之以爲絃加一以象川義椓出其上如蘥之吐絲去鼗革代以蛇腹象仰盂承概名曰絃鞉絃取諸乾軫取諸坤紀之三以行宮音之主也至漢世邊部習之廣其月體增一絃以象四時

則絃鞉之寵以咸用和而嘉成揚子雲之著太玄因之琵琶是已今之稱三絃者左曰老中曰中右曰子合易卦陰陽三索得長中少之次其性柔用宜剛其調緩用宜張在泉石之間則清流雲霞之際則煌參艷冶之場則暘近市居者獨處暗室者窒涸湫隘者鄙失其操矣故珮瑱浣女去軫而能調清溪幽居三弄而成曲廣陵之伎委調於流波惠明之靈宛轉而垂露哀絲悲韵在指繁而不亂撥滑而不滯斷而復續抑而忽昂驟而若

止伏而若浮高臺欲傾曲池漸平就體而心憐孤嘯而
響合雙璪風韶惟清遠可尚一絃獨奏況金玉其相此
千古之直音一代之勁節也若乃吳俗和緩其音靡慢
其人柔脆其德沉酣和緩以振之易以豪靡漫以激之
易以襄柔脆以越之易以鞠沈酣以湛之易以揚此奏
曲之微以之移情動衆者也故非世職則不專非心感
則不憐不學掾緩不能安絃綸以緒終琰以柏傳余與
吳門張聘夫交其父子于三代之間每以醉心焉祖野

塘以琵琶標特父小塘以提琴擅譽令聘夫遂以三絃鳴而後絕技歸焉其技在漢之先吾於是而聞秦音矣

獨音 潘景升

夫受氣于地惟竹也清受音于天惟肉也獨古云竹不如肉謂之自然然二者胡可淆也故竹音勁者可以裂石可以斷腸肉音微者可以魂銷可以情死肉奏而情不為死者未足以盡肉之情不盡肉之情其去曲之微遠矣比之琴箏咸以音自寫而末世始合以歌簫管本

以音自和而末世始合以曲音各有主曲各有真從音中聽曲為不識曲從曲中審音為不知音余每持是論而衆人安于習殊不謂然姑以是為耳娛非為曲證也晉陵李紉之每奏曲一坐悄然傾聽輒戒簫管勿和其清潤宛轉之致始得悉陳而性靈朗徹不為游聲牽引襲應民賞余以為獨鑑明日國中之屬和者不至四坐穆如惟竹音波流蕭然遞響和之天倪乃為不繁故知協和為吳兒偏技可以艷場不足以標奇可以悅俗不

足以熒智譜曰獨音而善曲以自振者始無惰情矣

口戲　潘景升

蘇瞽北京東院人雙目無見而舌根之慧無所不通長安貴人延請無虛日其技面陳者十一而背騁者十九一所能也九所絶也彈弦奏肉曲盡其情此面陳之一也閉之室倚壁而聽之忽若游茂林而百鳥呀音也忽若閱大苑而牛馬嘶風也忽若臨市廛而雞鳴犬吠兒女啼號猾豪爭鬨輪蹄夾轚雜沓奔馳詈起氛上若震一

方而驚四座此背馳之九也客曰子技至此乎子將以舌視乎吾視子舌知為秦之苗裔矣蘇嗒曰吾之坐一室也茫乎若無四隅俯仰縱横莫不以身傳而象之浸假而鳴羣飛而翔忽生萬翼浸假而嘶羣逸而奔忽驟萬蹄為官長為邏卒為戲更為晝為夜襍而成聲吾聽之若一吾執一而合喙衆之聽之遂以一而為萬矣彼吹萬也孰萬使之哉吾所以用舌者四體舌也五官舌也一毛一竅皆舌也吾不知有吾舌亦不知有吾身而

後能成此技也成之以想者也吾以舌養吾生耳奏之舌存適足以戕其生吾不爲也且吾甚樂乎其無視也令予有目且得進乎技哉客曰善遂易瞽稱爲舌師云

十反　潘景升

馬道士居虎瞍之神祠倣郡城之戲樂用竹木金革之小器而節其音其音斷續不齊襍如風雨亂如蓬麻名曰十錦間錯成韵各不相沿亦曰十反馬之言曰樂奚以器爲哉形語之國奚必殊音自吾舒雙臂有掌有拳

有背有面有指有節有骨有肉有抑有按有屈有伸而輕重疾徐間之所觸亦有厚薄柔脆堅韌之異數之至百且溢豈惟十哉於是爲一奏而節之以舌惟脣齒頰輔咸和焉聽者莫能盡其變亘史曰吾今而知一音之統衆音也何絲之不可竹竹之不可肉也宮之不可商商之不可羽哉呂覽曰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心之所通而木石應之况能運臂者乎故曰吾於手樂而知錦之細反之微也孰能形語者而與之手語哉

箏 潘景升

麻城丘大語余乙巳春在京師有老樂工過其寓云張媪者嫁而歸先太守舊人也曾記君總角時侍太守通州為冰嬉令願一見君也丘大聞而心喜急上馬造之媪為陳前事歷歷可聽皆丘大童稚所記憶者相與欷歔飲泣為出酒饌佐譚因言有姊大歸且老矣故傳父箏擅場教坊君不願聞乎丘大曰幸甚其姊出見慷慨擘破箏理敹甲而彈歌以合節丘大始未審至二三句

方悟為春闈催赴盡四闋丘問曰此南詞安得入絃索姊曰妾夫張禾嘗供奉武宗推樂部第一人口授數百套如琵琶記盡入檀槽習之皆合調今忘矣惟四朝元鴈魚錦尚可彈也丘再懇欣為再彈則思量那日離故鄉也音畢擲地曰此亦廣陵散矣幸一遇君而彈如隅世事妾將擩指安能更撫哉丘徑大醉而別亘史曰世知拜月亭可合絃索而不知琵琶記亦然元人猶鄙而少之何也豈非以其尚綺麗而少蒼莽色乎得張禾振

其聲幸一吐氣矣

又云余已丑歲至燕京聞陳大搯搊箏有聲而無曲後嫁衛氏稱衛媪其技絶世此後教坊多工南曲胥失之矣

明文海卷一百四十六